

淳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一



滹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二



淳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三



淳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四



淳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一

王若虛
著

中
華
書
局

溥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二

王若虛
著

中
華
書
局

滹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三

王若虛 著

中華書局

溥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四

王若虛 著

中華書局

金史本傳

王若虛字從之。藁成人也。幼穎悟。若夙昔在文字間者。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。調鄜州錄事。歷管城、門山、二縣令。皆有惠政。秩滿老幼攀送。數日乃得行。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。遷應奉翰林文字。奉使夏國還。授同知泗州軍州事。留爲著作佐郎。正大初。章宗宣宗實錄成。遷平涼府判官。未幾召爲左司諫。後轉延州刺史。入爲直學士。天興元年。哀宗走歸德。明年春。崔立變。羣小附和。請爲立建功德碑。霍奕以尙書省命召若虛爲文。時奕輩恃勢作威。人或少忤。則讒搆立見屠滅。若虛自分必死。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。今召我作碑。不從則死。作之則名節掃地。不若死之爲愈。雖然。我姑以理諭之。乃謂奕輩曰。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。奕輩怒曰。丞相以京城降。活生靈百萬。非功德乎。曰。學士代王言。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。且丞相旣以城降。則朝官皆出其門。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。後世哉。奕輩不能奪。乃召太學生劉祁、麻革輩赴省。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。曰。衆議屬二君。且已白鄭王矣。二君其無讓。祁等固辭而別。數日促迫不已。祁卽爲草定。以付好問。好問意未愜。乃自爲之。旣成。以示若虛。乃共刪定數字。然止直敘其事而已。後兵入城。不果立也。金亡。微服北歸鎮陽。與渾源劉郁東遊泰山。至黃峴峯。憩萃美亭。顧謂同遊曰。汨沒塵土中一生。不意晚年乃造仙府。誠得終老此山。志願畢矣。乃令子忠先歸。遣子恕同行視夷險。因垂足坐大石上。良久。瞑目而逝。年七十。所著文章號慵夫集。凡若干卷。溥南遺老

溥南遺老集序

黃鳥止於邱阿。流丸止於甌臠。羣言止於公是。夫言生於人心。心既不同。言亦各異。其在彼也。一是非。其在此也。一是非。左右佩劍。其誰能正之。必有大人者出。獨立當世。吐辭立論。掃流俗之所徇。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。與諸人。有以塞其口。而厭其心。而後嘖嘖之說息矣。自秦火以來。漢武帝表章六經。不謂無功於聖人。然諸儒曲學。往往反爲所汨。陵遲至於唐宋。人自爲說。雖其推明隱奧爲多。其間踳駁淆混。註誤後生。蓋亦不少。顧六經且如是。況百家乎。子長實錄也。劉子玄黜其煩。孟堅鉅筆也。劉貢父刊其誤。子京俊才也。劉器之病其略。顧史氏且如是。況雜述乎。然則有人於此。品藻其是非。覲縷其得失。使惑者有所釋。鬱者有所伸。學者有所適從。則其澤天下也。不既厚矣乎。今百餘年。鴻生碩儒。前後踵相接。考其撰著。訇磕彪炳。今文古文。無代無之。惟於議論之學。殆爲闕如。豈其時物文理。相與爲汙隆耶。其磊落之才。閎大之器。深識英阿。爲世擲表者。不常有邪。抑亦有其人。遭世多故。不幸而無以振發之也。溥南先生學博而要。才大而雅。識明而遠。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。以爲傳註六經之蠹也。以之作六經辨。論孟聖賢之志也。以之作論孟辨。史所以信萬世。文所以飭治具。詩所以道性情。皆不可後也。各以之爲辨。而又辨歷代君臣之事迹。條分區別。美惡著見。如粉墨然。非夫獨立當世。取古今天下之所共與者。與諸人。能然乎哉。嗚呼。道之不明也久矣。凡以羣言揜之也。故卑者以陷。而高者以行怪。拙者以悞。而巧者以徇欲。傳

者如是。受之者又如是。尖纖之逞而浮誕之夸。吾將見天下之人。一趨於壞而已耳。如先生之學。試處之王公之貴。賴以範世鎮俗。其庶乎道復明於今日也。先生今已矣。後百年千年。得一人焉。食先生之餘。廣先生之心。能使斯文之不墜。則雖百年千年。吾知其爲一日也。樂城李治序。

予以剽竊之學。由白衣入翰林。當代鉅公。如趙閑閑。楊禮部。漳南先生。皆士林儀表。人莫得見之。而一旦得侍几硯。渾源雷希顏。良鄉王武叔。河中李欽叔。亦稱天下之選。而十年得與從遊。故予嘗自謂叨取科第。未足爲幸。而忝廁英遊之末。茲所以爲幸也歟。玉堂東觀。側耳高論。日夕獲益實多。然愛予最深。誨予最切。愈久愈親者。漳南先生一人而已。先生性聰敏。蚤歲力學。以明經中乙科。自應奉文字至爲直學士。主文盟幾三十年。出入經傳。手未嘗釋卷。爲文不事雕篆。唯求當理。尤不喜四六。其主持名節。區別是非。古人不貸也。壬寅之春。先生歸自范陽。道順天。爲予作數日留。以手書四帙見示。曰。吾平生頗好議論。向所雜著。往往爲人竊去。今記憶止此。其爲我去取之。予再拜謝不敏。明年春。先生亡矣。越四年。其子恕見予於燕京。予盡以其書付之。又二年。薊城令董君彥明益以所藏釐爲四十五卷。與其丞趙君壽卿倡義募工。將鏤諸板。以壽其傳。屬爲引。予謂先生之學之大。本諸天理。質諸人情。不爲孤僻崖異之論。如三老。三宥。五誅。七出之說。前賢不敢置議。而先生斷之無疑。學者當於孔孟而下求之。不然。殆爲不知先生也。先生諱若虛。傭夫其自號云。歲屠維作噩。閏月初吉日。後進東明王鶚斂衽書。

古之君子。學博矣。猶以爲有弗辨。辨之弗明。弗措也。惟然。故博而非雜。乃其善學。經若史。羣書論議。記釋

具存。而世有博雅之士潛心焉者。又爲詳說。將考覈而求其是。是殆前乎諸先生所望乎來者之盛心。而余於溇南遺老集讀而知之者以此。所尊者經。而於傳記百氏弗盡信。見到處擺脫窠臼。而不依隨以爲是非。以是談經與史。則詩文以下可知也。非其學之博而蘄乎辨之明。疇克爾。嗚呼。中原文獻之邦。諸老而後。百餘年來。如隔宇宙。有可慨者。溇南生乎其間。必其遺風餘澤之沾。向者未泯。故所學論說源委則然。方將鈔其會余意者。隨所讀書附記同異。切磋商究之。值風雪凍指欲墜。握筆復已。里興賢書院行且鑣梓。喜而爲之識於帙之初。闕逢涓灘冬至日。前荆臺冷官彭應龍翼夫序。

溇南辨惑一書。初江左未之聞也。至元二十年。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邦。出於行篋。始得見之。興賢書院謄錄刊行。迨今十年。其板爲復翁所得。以字多差舛。恐誤讀者。欲得元本證之。而王公去此。陞行臺監察御史。尋柄文廣東。宦輒無定。雖欲求之。末由也已。旣幸任迴道過廬陵。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。候迎公來。就乞校正。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。公因得改的。付局刊換。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溇南古律詩僅二十篇。俾續卷末。收書君子。幸加詳焉。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。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。

潯南遺老集卷一

金麓城王若虛著

五經辨惑上

既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詩所以美仲山甫也。疏云。既能明曉善惡。又能辨知是非。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。無有禍敗。其說甚爲明白。蓋人之所以陷於禍敗。以至失身者。由其愚暗妄行。不知理義故耳。然世之學者。皆認爲遠害自全之意。凡以剛直諫諍。不容於時者。輒持此說以律之。嗚呼。山甫以忠臣遇明主。一篇所頌。無非建功立事。以自效於公家者。且此語之下。以夙夜匪解。以事一人繼之。何嘗有遠害自全之意哉。予嘗深推之。蓋中庸有云。國有道。其言足以興。國無道。其默足以容。而引此詩爲證。學者因之。錯會耳。殊不知中庸所以引之者。總結上文而非專舉一句之義也。

書無逸言祖甲知小人之依。享國長久。孔氏以爲太甲。鄭氏以爲帝甲。而疏從孔義。蓋以周國語說殷事云。帝甲亂之。七代而殞。史記云。帝甲淫亂。殷道復衰也。且曰太甲稱祖者。殷家亦祖其功故爾。予謂此語未安也。按史記祖甲。武丁之子。與太甲分明是兩人。周公所論。自中宗高宗以及祖甲。而繼之曰。自時厥後。立王生則逸。其次弟不應爲太甲。然國語史記皆言其淫亂而致衰隕。周公奚取焉。是不然。書聖經也。史傳出於雜說者也。周公去殷爲近。知其事爲詳。左氏司馬遷爲遠。其傳聞容有妄焉。與其變易姓名以遷就其事。甯舍史傳而從經可也。

左氏立弑君之例曰。凡弑君稱君。君無道也。稱臣。臣之罪也。杜注曰。稱君者。唯書君名。而稱國以弑。言衆所共絕也。稱臣者。謂書弑者之名。以示來世終爲不義。斯聖人之意乎。曰。非也。以臣弑君。豈復有例。稱臣爲臣之罪。則稱君者。非臣之罪乎。稱臣爲不義。則稱君者。果臣之義乎。君非上聖。誰無失德。使此說果行。皆可指爲無道而弑之矣。長奸雄之志。生篡逆之階。禁其一而開其一。聖人之立教。不如是也。論天下之事者。亦權其輕重而已。人之無道。孰有大於弑君者。釋乎此而懲乎彼。是何輕重不倫。所得之不償所失也。孟子曰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所貴乎春秋者。正名分別嫌疑。爲亂臣賊子設耳。今乃妄生義例。以爲之資。不亦乖乎。許悼公之卒也。經言世子止弑之。而三傳皆以爲進藥不嘗而已。信斯言也。其防於疑似者。一何嚴耶。至於推刃之賊。例以一己之私。而敢爲大逆。天地之所不容。禽獸之所不忍者。乃或得以幸免而沒其名。春秋人情之書也。若是之類。可謂近於人情乎。自傳考之。稱國者未必無道。稱臣者豈皆有道。參差不齊。自相爲戾者多矣。姑以一二明之。晉靈之不君。淫刑而厚斂。愎諫而賊賢。傳所載也。茲不爲無道乎。而經書趙盾之名。何耶。楚靈之無厭。民怒而叛。從亂如歸。茲不爲衆所絕乎。而經書公子比之名。何耶。陳恆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。請討者三。且曰。民之不與者半。陳氏務施而結民心久矣。然而不與者半。則齊侯之惡。未爲衆所絕也。而稱國以弑。又何耶。經書薛弑其君比。而左氏無傳。夫旣稱國以弑。薛侯之罪。安得略而不載。使其無事可載。則孔子之例。何爲而發哉。宋昭之殞。傳言其無道矣。然荀林父伐宋而立文公。則曰以失所稱人。晉侯平宋而不討賊。則曰以無功而不敘。杜注曰。昭公雖以無道見弑。

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。君雖不君，臣不可不臣。所以督大教，蓋其意亦有所不安者。故反覆自教如此。莒弑紀公，左氏謂公生太子僕，又生季佗，愛季佗而黜僕，且多行無禮於國，故僕因國人以弑之。公穀於此，意亦同左氏之例，而皆不著其事。啖助曰：弑君例懲暴君也。施於君臣，猶恐害教，但慮暴君無所忌憚，不得已而立此義。豈有父爲不道，子可致逆，聖人訓典，故當不然，遂削左氏之說，然終不以其例爲非也。夫經於被弑之君，皆書其名，初無不稱君之辨。蓋稱字不可也，稱諡不可也，書其人而不以名繫之，則所稱者爲誰邪？左氏徒見有時而不著臣之名，遂以有名者爲稱臣，而無者爲稱君，亦妄意耳。杜注求合其例，而有不得者，皆遷就而爲之說。至薛侯無傳，則亦漫曰無道而已。近代胡安國既不廢此例，而隨事揣量，卒無定論，是皆不足據焉。或曰：如子之說，則暴君無道，終不當懲乎？曰：此聖人不得已之變，而非所以爲訓也。以湯武之德，討桀紂之罪，然後可耳。易所以有革命之文，而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論也。春秋之君，罪不至於桀紂，而爲逆者皆亂臣賊子也。聖人顧肯爲此訓哉？書之稱湯武，蓋曰放桀伐紂，而孟子則以爲聞誅一夫而不聞弑君，使春秋果有意焉，其文自當有別。夫既均稱爲君，而加之以弑，豈得以一失臣名而生此義例哉？然則何爲有時而不稱臣？曰：吾不敢必也。意者文之脫誤耳。不然，則實出於衆意，而不可以一人當之也。要之，既曰弑君，則罪有所歸矣。一人弑之，罪在一人，衆弑之，則罪在衆，不容有輕重於其間也。王通曰：三傳作而春秋散，歐陽子亦譏學者不從聖人而從三子。君子之學，亦求義理之安而已。聖人之所必無也。傳爲經作，而經不爲傳作，信傳而誣經，其陋儒已矣。左氏稱穎考叔純孝，愛其母，施及

莊公得詩人錫類之義。予謂舍肉遺母。特以發莊公之問而爲入言之機耳。而遽謂之純孝。何也。豈考叔素行別有可見者耶。抑觀其爲人謀者如此。足以知其孝於親也邪。不然。譽之太過矣。

晉欒盈之誅。羊舌虎與焉。虎叔向弟也。左氏曰。初。叔向之母妒。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。其母曰。深山大澤。實生龍蛇。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。汝敵族也。國多大寵。不仁人間之。不亦難乎。余何愛焉。使往視寢。生叔虎。美而有勇力。欒懷子璧之。叔羊舌之族及於難。竊謂此母之言無謂也。深山大澤。則固生龍蛇矣。而美婦必生惡子。豈決定之理邪。殆偶中耳。使其言果當。而知慮果及於此。則可謂之賢而不可謂之妒。實出於妒。則言雖有驗。亦非其情而不足稱矣。左氏旣以爲妒。而又若著其賢者。何也。師曠對晉侯曰。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。若困民之主。匱神乏祀。百姓絕望。社稷無主。將安用之。陸氏釋音云。本或作之祀。誤也。竊詳文勢。恐未必誤。而所謂困民之主者。乃復可疑。蓋上言神之主。民之望。下言百姓絕望。社稷無主。字皆相應。不宜於此獨以主字屬民。且主豈可言困。或者其生字也歟。

汲冢書云。伊尹放太甲而自立。太甲潛出殺之而復立。伊尹子伊陟伊奮。杜元凱特附於左傳之末。而爲之說曰。左氏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。卒無怨色。然則太甲雖見放。還殺伊尹。而猶以其子爲相也。與尙書所記乖異。不知老叟之伏生。或致昏忘。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。未足以取審也。謂其粗有益於左氏。故錄之。嗚呼。伊尹聖人。其大義貫乎天地。詩書載之。孔孟論之。昭如日星。有不可誣者。世之小人。往往以私意量之。妄生訾毀。而此說爲尤甚。然亦何能奪古今之正論哉。元凱姑欲發明左氏。因遂取之。而反疑聖人。

之經亦已陋矣。案左傳之文。初無太甲殺伊尹立其子之意。而元凱云爾者。蓋傳文乃祁奚救叔向之辭。而叔向之囚。本爲叔虎所累。且上文云絳殤而禹興。下云管蔡爲戮。周公右王。故爲此附會以求合親屬不相及之義。抑不思祁奚止取其不以隙嫌廢公道而已。詎須比類之親。然則元凱於此。不獨誣經。而其於左氏。亦所謂欲益而反弊也。

左氏春秋傳。但云左氏而不著其名。世皆以爲正明。初未有疑之者。劉歆謂其好惡與聖人同。而杜預亦稱親受經於仲尼。獨唐啖助言別有左氏。其說曰。左氏解義多謬。其書出於孔氏門人。且論語所引。率前世人。若老彭、伯夷等。類非同時。而言左正明恥之。正亦恥之。正明蓋如史佚。遲任者。後世便謂左氏爲正明。非也。張橫渠。程伊川。雖未能必左氏之爲誰。然亦不主正明。以爲莫考也。蓋不以助說爲過。而宋子京譏其鑿。劉器之笑其怪。然則果孰是乎。曰。啖子之論無害也。然亦未免於畏其名。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。豈可以人而移之。聖賢之言。一是非也。芻蕘之言。一是非也。蓋亦獨論左氏之是非而已。其主名不必究也。自今觀之。乖戾甚多。使其果出於正明。可遂以爲是乎。劉歆之徒。惑於論語之所稱。乃謂好惡與聖人同。既以爲同時而親見之。乃謂受經於仲尼。是皆妄意之言也。蓋論語稱之者。特所恥兩端耳。安知餘事之盡然。而所謂親受者。又何所據也。孔子之於人。取其一節而稱之者。不知其幾人。而可皆以爲聖人之徒邪。且正明親見。孰與其弟子門人。彼弟子門人。日承訓誨。然往往得其言。不而得其所以言。正明何人哉。就使親受其經。豈能盡得聖人之旨哉。然則劉歆之見。固無異於兒童。啖助折辨其失可矣。而必云別